

新譯中國江海除要圖說

小識

前誌譯畢弗敢自信負稿出滬求正於敬如家兄兄披閱數四以其中尚缺雷瓊廉一帶為憾乃覓其全書令余採摭而補之查是處地鄰交越瓊海以南七洲洋以內島嶼零星良難區別祇得照西文本旨而言之即如前誌所書黃海迤東鴨綠迤南之例無所改更以完本來面目究竟果為何屬未敢臆斷其餘諸例亦與前誌同裒成四卷又滬上海關有警船示冊係連年補輯而成截至戊戌冬都十七帙計三百三十二道然其中除已收入前誌原書外所餘無多又取散見於字林西報者截至己亥秋中為止合成一卷以補前誌各節所未及此卷楮葉雖少若參以他說良為不忍寢付闕如以俟將來之補訂約計十年以後西人原書必有增損斯時天能假我一息尚存當復搜譯再補否則特望來者有同志耳補編成復命於家兄兄曰可囑附前誌後並行焉庚子麥秋壽彭自識

補編卷之一目錄

南海

深淺

信
息

電線

風

西南風

東北風

大風

東京灣天氣

新加坡至香港

潮流

當東北風時帆船由

怕母拉西爾列島

土菜塘島

巴徐崎

覓出礁

符勒多兒礁

旁婢礁

蒲利益灘

則衡志兒灘

林康島

高尖石

台圖灘

庫勒生特列島

壇堅島

都蘭莽島

福陶爾島

母路擺特島

錢財島

羚羊礁

鶯非土菜特列島

時帆船由

香港至新加

坡當東北風

輪船由

香港至新加

坡當東南風

輪船由

香港至新加

坡當東北風

輪船由

香港至新加

時帆船由

香港至新加

坡當東北風

輪船由

香港至新加

坡當東南風

輪船由

香港至新加

坡當東北風

輪船由

香港至新加

子

林島 石島方位

樹島 深淺

亦爾剔斯灘停泊處

北礁

核子牌淺

潮流

馬恰力士非爾特灘

流

沙厄士蒲勒特淺

懿冷淺

流

中國江海險要圖誌補編卷之一

懷兄 李同敬如甫鑒定

侯官陳壽彭繹如甫譯輯

南海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即光緒己丑

羅經偏東三至一度

即光緒己

中國南海之界。由赤道起循緯平行。迄於香港。其西界於馬來地角。*Malay peninsula* 加坡
息力馬刺。暹羅濱海。東蒲塞。姑程支那。見前誌原 卷一註 哀南等處。其東則界於婆羅洲之西北濱。

及非力屏羣島。

見前誌原 卷一註

淺深 中國海迤南所行之路皆平。常波羅沙巴株 *Pulo Lapatet* 緯線赤道北九度五
算偏東百零九度之東南三十里當內恒深二十六至三十拓。由是至於馬恰力士非爾
特灘見及怕母拉西爾列島下。測至百拓未及底。其與馬恰力士非爾特灘遙望之
中央可得一千二百九十拓之深。其與懿冷淺見下相距處亦深百拓不及底。自是積漸而
淺。由深百拓之線起測至十九與二十拓則為老萬山二十里當界。波羅沙巴株與怕
母拉西爾列島之間。距姑程支那濱岸六十里當之遠。測之深九百五十至一千五百四
十六拓。由列島上距瓊州島之間。測之則八百至九百五十拓。暹羅灣之中央恒深二

十五至四十拓及灣之巔則漸減至五拓矣。距其西岸數迷當以內則深十三至二十拓。其東距岸五十迷當處深二三十拓不等。東京灣常深二十至四十拓。由新加坡至香港沿海濱以東行其深恒在二十九至三十一拓之線惟汕裨兒島 St. Pierre island 在婆羅洲西北盡處西偏南半向四十迷當係有樹木之二島下有礁淺船之限南一迷當又四分迷當之三有同名一石高八尺數迷當界內則漸淺至十一與二十拓通入亞派路 Opi passage 皆無險阻馬母闢壇母島高一百二十尺廣一東百三十度當皆如此由是路至巴母連母角 Banam point 在婆羅洲西北巴母連母河口緯線赤道北四度三十六分經線由英起算偏五十九分則深二十至五十拓由巴母連母角至婆羅洲之北盡處測得百拓之線則在於距岸五六十迷當處走入巴拉彎路 Palawan passage 中而巴拉彎島見前誌原卷一注處皆遞淺矣。

信息 新加坡與沙母拉華克 Sarawak 婆羅洲西岸一郡緯線赤道北一度至二度經度四十分有奇半一與新加坡東西相對常由其土著船輪船往來通洽然由新加坡與蒲闡尼 Pulau 婆羅洲西

濱一河名其邑則在其內九迷當度十九分島長十
度北五度二十五分經線由英起算偏東百十五
度。則有小艇與小輪船以通之。離拉板處與婆羅洲之北及新加坡等處。杜一月可三次。
蘇祿則一月二次。巴拉彎則兩月一次。凡用小輪船至加拉銘士羣島。*Kalamianes* 在巴拉彎東北盡處緯線赤道北十一
度三十九分至十二度二十分經線由英起算
算百十九度二十三分至百二十度二十三
分最大之島長三十四度十八迷當分島長十
九迷當十達當則一月一次因其路取馬尼拉。
呂宋之大埠見前誌原一注 中之古良埠。*Nalion* 乃一窄長小島在緯線赤道北十一度四十五
度巴拉彎之西羣小島。當潤約十達當則一月一次因其路取馬尼拉。
呂宋之大埠見前誌原一注 庫悅。*Gingo* 向之商埠之輪船至
及森旁加。*Cambanga* 來回再至也。加非特。*Kavite* 乃馬尼拉灣東岸上之一埠與馬尼拉之間雖有
小輪船往來。當天氣惡濁時則消息斷矣。邦確克。*Sangkak* 邊羅之都也亦為商埠由同
當與新加坡之間。每禮拜則有一輪船來往。西貢。*Saigon* 處每禮拜亦有信船西通歐洲。
東達於中國諸埠。其內地言安南。謂之內地。亦萃於此。而海口。*Kaike* 瓊州島北
香港與北海。*Pak Kai* 在東京灣北屬廉州府界則間三四日即有之。其與海防。*Kaiyong* 即安南東京
塘母郎。*Somon* 乃一灣也土音呼為韓山即韓河之進口也在姑程支那之北。緯線赤道北十六度經線由英起算百零八度其口門闊三迷當半深十一至十五
度拓內則六七新加坡邦確克等處亦常道焉。八拓不等。

電線。南海諸埠電線尤繁如馬尼拉至香港。邦確克至新加坡。西貢至新加坡香港瓊

州至香港皆可達。

風 所有中國海之風。非盛於西南。即盛於東北。而中國海迤北。則惟雨向。正東與東南為常見耳。而海濱一帶水陸之間。其風則微而和。若呂宋。若巴拉彎。若姑程支那。則西南風尤盛於東北。

西南風 中國海之發是風也。恒在西歷四月之中或末。而十月之初與中亦續有之。來也。恒閱十二或十五日之久。其初則見於暹羅東京二灣。但在於是海之西濱。既而則中國之濱。及巴拉彎呂宋等處。若發於九月第一禮拜期內。則所被之程較遠。可踰過赤道北平行之緯線第十一度者。其在南之迅烈。尤甚其北向之海也。因是時中國濱海有東北及東向諸風以吹解之。十月之中當新加坡與波盧沙巴株之間。南風特甚。五月之南。在大海中。夜間則諸向皆不定。而東風與東南風恒見一兩日。餘則悉係西南風也。雖中國海之北。恒有諸風。而此二向亦常有。西南風最大而有力。則在六七八月。當發是風時。則密雲挾雨。布滿中國海。有時吹出暹羅灣外。急雨怒颶。其勢尤猛。遠至波盧康多兒。距東浦塞濟海五十里 波盧巴沙株等處。皆有之。是時覺有濃雲倏起。則風雨將驟至矣。急將帆收下勿延。由暹羅至巴打母林角。Padarion 在姑程支那海濱。沿海一

帶。正為西南風所吹之平行幾界內。若近其處。宜趁夜間陸地風微之時。或於早晨風靜以前進之。蓋風微而後可達。若在日間。疾風絡繹時。則險甚。又當此大風時。姑程支那之濱。由巴打母林角之北。迄於東京灣。水陸之交。常見微風。每晚陸地之微風盛。故夜間之海風轉為所改。惟其點鐘之遲速有不同。風靜與天氣輕減時。亦恒屬於正午。因海上有東南風以改之。九月之風輕重不等。然在此月內。與十月之間。距婆羅洲之北盡處。與巴拉彎之西南。西南向之風特猛。是為暗雲密雨天氣。三四月之交。呂宋濱岸。水陸之風皆微而和。而天氣特清爽。自是之後。西南風怒發於六月。由是直至於十月。為多雲天氣。其風由海吹至濱岸。恒有大雨。中國濱海。此兩向之風互相變換。約與中國海同。然其所受之西南風。較東北風尚不及羅經向四分之一。故近海一帶。水陸皆多微風。似此駛往南行。固不難逆西南風也。中國濱海之南。當西南風盛時。常在正南與東南。惟當西南風之時。而中國濱海。有時或見東北大風甚猛烈。

東北風 當西歷九月中十月初。始發於中國海北向部位。而南部則鮮。須俟至十一月。也是時南部則有南向微風。或各向和風。有時亦見暴風急雨。尤盛於十月。至緯線南第十三度為止。此風之來。恒如颶颶。甚至無預先告警之兆。推迫諸船成大危險。故其時須

即轉向覓停泊所以避之。設為所困。則難為力。因漲涌急而流勢疾。雖下錨亦不及。此風初發。恒七日或十日乃已。有數年雖至九十月間。天氣依然清爽者。然當秋分期內。前後數日。必有風雨。十一月之中。東北風正盛。其吹勁而有力。十二月正月時。為濁雲天氣。雨多而海波亦煽動。由波盧沙怡株至新加坡海峽進口處。大都如此。則晴明之天氣可想矣。巴拉彎濱岸。當十—十二等月。凡船沿之而行。既不可取東北向。亦不可取西南向。而天氣陰暗。非雲即雨也。呂宋之濱。其風向多不定。然正北與東北則為常。倘轉於西北及正西時。則所吹甚烈。為雲雨天氣矣。十一月在東京灣中。近岸處有時因陸地之風而微。而姑程支那之濱。則東北風獨盛。遠至於巴打母林角之南。常發於九月或十月初。迄明年四月初旬。二月間則東北風之力漸減。及至三月所吹已弱。而中國海之間。皆係穩善天氣。呂宋濱岸水陸之交。則有微風。有守備母梨特。Mr. D. P. M. 測驗是處云。往者諸船主所探中國海。與余所經之勢。恒不同。余意正月之時。是處正有烈風。成不定天氣也。踰此則天氣定而風亦微矣。中國濱海之南。東北盛時。其風常從東北東之向而來。惟所經之緯線平行線甚短。及離岸而吹。則轉向矣。亦有從東南而來者。入夜與午前則較輕於他時。當是風盛時。而濱岸水陸之交。鮮有微風。

大風。此為中國海之北。及太平洋之西。緯線赤道北九度。至平行綫四十五度間。風暴之最險者。其盛也。恒在西歷七八九十等月。由十二月至五月則鮮有。是可按月而計之。
見前誌原卷一當九月晝夜平分之候。尤為不穩也。此風恒近於呂宋瓊州。及離日本西南角處。據云。此風所吹於近岸時。尤為絕大顛狂。倘已出中國濱海之南。則所逼之勢。亦不甚有力。

東京灣天氣。東京灣僅有晴雨二時。當熱天為雨季。由西歷四月向盡。至於八月。其雨甚多。及九十月間。則雨漸少。天氣頗佳。是時之風。盛於東南。有時亦作西南。然所被之向。恒無定。由六月迄九月。恒有風雨。亦有暴雨。甚有數日不歇者。溫度最高者。常至九十五度。及十月向盡。其風轉北。十一月始為晴季。寒暑針亦跌降矣。天氣晴爽而佳。是月之中。正北之風特高。及向盡則改正東與東南東也。十二月之杪。又從東北北轉至正東。常挾霧。而晝夜之溫度互異。正二月則有東北北之風。正月為最冷之候。而寒暑針至夜間。有跌至四十四度者。四月則天氣不冷。其風亦和。此灣多大風而險。近於中國海濱之南。尤可懼。然走入東京停泊。所以自衛。亦善。

潮流。中國海中最大之流勢。則因西南與東北風。所牽引漂蕩也。兩向互換。因其地勢。

開展而疾焉。然東北風為尤。常流勢亦最勁。

西南風流勢。西歷四月之末。或五月初。中國海之南及中部位。其流恒走北向。因是時西南風正烈也。繼而則走東北。迄於九月為止。然當時雖有此風。亦不常至。倘風力微和之候。則流勢能變為不一之向。風力已減後。則海中之流所走無幾。或至不流焉。其走東北者。此時或反走而向南。沿姑程支那之濱。由波盧阿婢。乃中等之一島也
在東蒲塞南角東北八度零經線由至巴打母英起算偏東百零五度島長二迷當又四分迷當之一上高一千零四十六尺。

南偏南十一迷當即暹羅灣進口之東北標的也。緯線赤道北八度零經線由至巴打母林角。其流皆走東北東。是隨岸而並行者。由四月至十月之中。當此之時。馬來地角之東濱。皆走北向。由新加坡海峽至暹羅灣。皆然。至巴打母林角之北。當西南風之流勢。則無多附近姑程支那之濱。至於東京灣。有時則一小道之流以向北。餘則向南。倘有西向及西北之暴風。吹於東京灣外。而其流亦南走或西南也。怕母拉西爾列島見附近處。及暴風所經之地。其流所走皆偏向。或至逆風也。濁浪因之而高。英人吉冷見附近處。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西歷八月一二日。當西南風時。曾在緯線赤道北七度至十度。經線由英起算。偏東百十度至百十二度。測得其流走東南。二十四點鐘間。可至七十一迷當之遠。中國濱海之南。其流勢常為風力所制。當西南風盛時。則沿濱走東向。鮮有

勁者。至澳門之西。羣島之間。則為西流。因珠江之流勢而然。沿澳門與沙存。*John*
島之濱。則西南西與西北西。每點鐘速率一二訥。雖然。其西流者。並不常在西南風也。潮
弱時亦有走於東向也。呂宋與巴拉灣之濱。當西南風時。其流恒北走。然亦有不流者。
而近岸之勢鮮有力。因西南風至巴拉灣路已弱矣。近巴懿諸島。見前誌。原卷五處。當西風盛時。亦走向東。而尋常則北走而有力。在於西北北與東北之間。

東北風流勢。當東北風時。中國海之流皆走西南。風勁則流甚疾。或風力減。或輕微而
和。則所流不多。甚且不流焉。是海之西向部位。沿姑程支那之濱。及馬來地角。當西曆
十月之中。其流皆南走。惟姑程支那處。有時南走亦較早。自是直至明年四月為止。當
三月時。波盧亞阿。*Pulo Aro*。乃二峯也。一高千八百零五尺。一高千五百二十一尺。在緯線赤道北二度二十六分經線由英起算偏東百零四度三十二處。皆南走。或走東南。蓋東風輕微。或無風也。姑程支那之濱。至瓊州附近界。其流向
南至西南不等。有時竟從九月中而始。惟近陸地處。由緯線赤道北十五度至十一或十一
度半。其力頗增。再而南向則又減矣。當東北風極盛時。由赤道北十四度。至怕拉母林
角。濱岸之流。恒走南向。二十四點鐘之間。可至四五十迷。當。有時且至八十迷。當。雖其緩
急之情勢。有所不等。則如以上所說風力之盛衰若何耳。若怕拉母林角處。風力已減。則

走至西南。暹羅進口處。其速率亦微矣。中國濱海之南。當東北風時。其流恒走西南西。沿海並行。有時速疾之勢。大有意料不及者。然亦大風暴雨。有以助之耳。而距岸七八十
迷。當其流之走。鮮有勁者。其深三四十拓處之流。則差於近岸及羣島之中。淺水之處也。
其西流者。有時而鬆減。須俟近岸之潮盛也。蓋非大潮。則其力皆有不勝者。臺灣與中國濱海之間。當東北風時。其流南走。若東北強盛。而臺灣之南。與呂宋之北。皆走西南。或
正南。然當各向微風時。則常走向北。呂宋之西。其流互變。有時沿濱而向南。有時則向北。
巴拉望之濱。則因烈風所制治。風盛則流強。所向之處。鮮有所阻。臺灣之東。與博宅爾土
巴姑島。一作臺灣大嶼
見前誌原卷五常走向北。與東北甚勁。約在於三月一日之先。其換向之時。必因
西南風以引之。如在東北風時。則所流又在於對向焉。英師船曰鷺康題。Longkong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西厯三月四日。經香港與馬尼拉之間。至蒲拉他士。見前誌原卷五東南一百三十五迷。當又諸險礁之南十五迷。探得其流二十四點鐘。走西偏北。又北四分向
之三。五十一迷。當之遠。

潮 中國海之潮。其繙紛紜。參差不一。不可以例定。故多錯訛。計其每日參差之序。專
意則言其水之高也。蓋於低水高水之間。別出所以高之之候。並其所走各種之向。有時

遂有所相稱矣。其尤細微者則在於高水畧低低水畧高之際。是為水平增減處。即二

十四點鐘中。高低水變動之交。又不可以不辨。

高水之時。皆係潮之次第。其時則合月

痕之遲速以為用。大潮之期。則在日月相對與相粘時。即朔望是也。

西人言月因日以

日光僅半月繞行有遲速故明魄有多寡偏向蓋其光之向背也。望日見明不見魄。因亦

其與日相對其光相向而滿也。朔日見魄不見明因其與日相粘其光適在其背耳。亦

由於月輪偏行南北陸而成。有此二向。故當月之朔望。其潮期約相等。倘是時之月正

偏南北陸也。而大潮之高水。於是乃興。若朔望之月。尚在赤道處。雖大潮亦差減。所發不

高。據云大潮並高。約在二至之候。如西歷六月十二月也。並低於二分。如三月九月也。

月輪在赤道上。則遞日之潮漸高。月輪在赤道下。則遞日之潮漸減。各隨地勢之高下。故

其潮有積漸而不同者。波羅洲之西北濱。非力屏羣島之間。上及於東京灣。當日行北

陸時。則大潮在晝而較高。當日行南陸時。則高在夜潮矣。每年之間。各海濱中等潮平

亦不同。呂宋之濱。最低在於二月。最高則在八月。東京灣最高之潮。則東北風時。由十一

月至三月。慶降。乃姑程支那一港也。緯線赤道北十三度經線由英起算偏東百零十度。與姑程支那之濱五六月

之潮。較低於三月。波羅州北向。怕拉彎島畔。及呂宋之西濱。朔望高水。九點三十分鐘

至一點鐘。漲高三至六尺。姑程支那之濱。祛盧母利。一島也在姑程支那之濱。緯線赤道北十

五度二十三分島長三迷當開一迷當又四分迷當之。至桑家得他在東京灣之間。其潮之來約同時。東京灣之西南當風靜時。距岸十迷當。其潮皆流南向。暹羅之西岸。其潮則自巴登尼角。Cape Patani 在馬來地角之北緯線赤道北六度經線由英起算偏東百零二度上有巴登尼鎮內有巴登尼河分為二枝。一枝向南而下。一枝向北走入灣中。大潮之漲扯算五至九尺。

當西南風時。輪船由新加坡至香港。凡全力帶信之輪船。宜取中等之路。由波羅沙巴株。見取道以踰馬恰力士非爾特灘。若西南風正烈時。欲越馬恰力士非爾特灘者。亦可取道姑程支那之濱之內線。以得波平之利益。由姑程支那之內線而進。則取波羅亞阿上以轉舵。沿母利登列島 Redang island 在母利登灣口緯線赤道北五度經線由英起算偏東百零三四度間之濱。橫過暹羅灣口。又沿東蒲塞與姑程支那之濱。至塘母郎角。於是望瓊州西南部位以轉舵。取與他耶 Jaysa 下之間而行。轉舵至中國濱岸。約在天北 Kinshat 即白港或海陵島 Kailing 見下處。惟由海陵島至香港。沿濱行須謹慎。以避其間有意外事。

當西南風時。帆船由新加坡前往香港。當西曆前後。則由中路。從波羅沙巴株之東。踰馬恰力士非爾特灘。蓋取大洋之風順於濱岸也。惟四月之初。約朔望

之間。暹羅灣口有西向微風吹出。及踰馬哈力士非爾特灘。則有東風從香港吹來。當十月之中。若帆船未到波盧沙巴株附近處。則此路頗不安適。因有北風輕微。南流正盛而勁也。甚且天氣不定。至於無風。常有多船被其滯緩者累日。十一月一日後可卜有南向和風。然而稀矣。有數船從中路乘西南或南向之烈風而行。同時有在內路遇西北或正西之風。從東京灣吹出者。天氣陰黑而雨。若被趕入怕母拉西爾礁島之中。良險也。故行內路者。須擇西南風盛烈時。海波不揚。即欲停泊於近地。亦易易也。灣外之大風恒不常。故無論何時經行是處。總以能望見陸地為妙。由內路前進者。並須藉流之助。以轉向。若在三月半及四月初之前。帆船經此必滯滯。西南風之後。可進巴拉彎路。轉船出得勝島。Ostisoy island。島高二百八十五尺。在巴母林島。Yamen island。西偏北又北四經線由英起算偏東之北。在大那抽那 Great Northern。乃三羣島嶼也。曰南曰北。曰一百零六度二十五分之北。距波羅洲西北角一百九十九度三十一年分。當其大者在中。當緯線赤道北四度。與薩卑島 Sabi island。一平島也。長十二里。當潤經線由英起算偏東一百零八九度間。五度當為南那抽那北向一島之間。於是前進。即東北風帆船所由之路也。當西南烈風時。進至香港。其風向則在於東南與西南之間。宜着力以老萬山作為正北。取老萬山與雞澎列島之間。由拉馬水道入伶仃與利馬列島。皆見前誌。原卷二之間。如在八月中後。其時東風正盛。一連數日。蓋